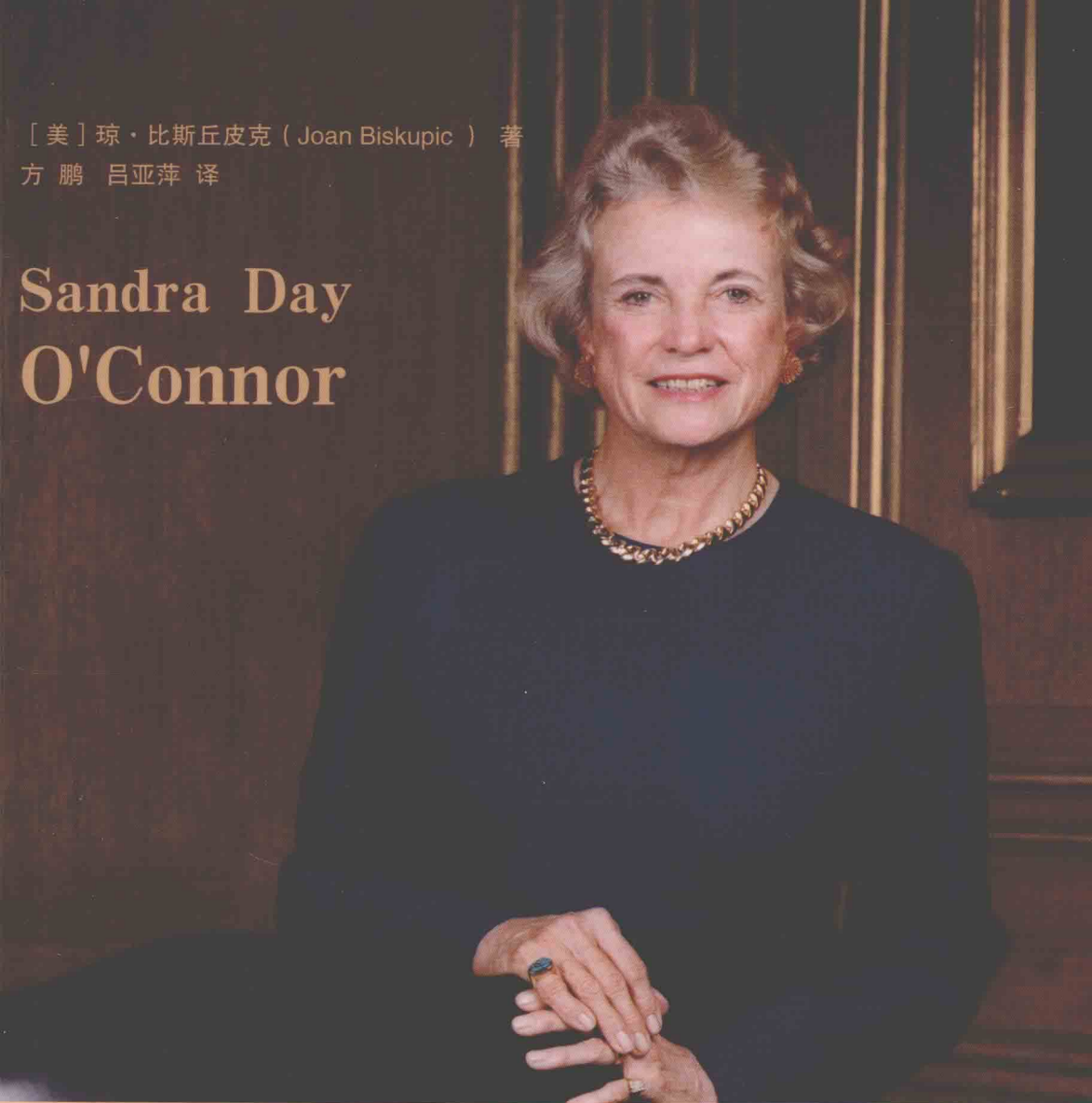


[美] 琼·比斯丘皮克 (Joan Biskupic) 著
方鹏 吕亚萍 译

Sandra Day
O'Connor



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奥康纳传

How the First Woman on the Supreme Court
Became Its Most Influential Justice



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奥康纳传

How the First Woman on the Supreme Court
Became Its Most Influential Justice

[美] 琼·比斯丘皮克 (Joan Biskupic) 著

方 鹏 吕亚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传/(美)比斯丘皮克著;方鹏,吕亚萍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1

ISBN 978-7-5426-3554-9

I. ①改… II. ①比…②方…③吕… III. ①奥康纳, SD. —传记 IV. ①K837.1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971 号

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传

著 者/[美]琼·比斯丘皮克(Joan Biskupic)

译 者/方 鹏 吕亚萍

策 划/段晓楣

责任编辑/王笑红

装帧设计/豫 苏

监 制/任中伟

责任校对/张大伟

特约校对/张向玲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24175963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20 千字

印 张/22.5

书 号/ISBN 978-7-5426-3554-9/D·181

定 价/35.00 元

上海市人文社科基地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建设项目



**Sandra Day O'Connor: How the First Woman on the Supreme Court Became
Its Most Influential Justice**

by Joan Biskupic

Copyright © 2005 by Joan Biskupi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Black Inc., the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1-137号

中文版序言

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且是一个法治发达的国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整个法律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曾经在《法律帝国》一书中写道,在这个法律帝国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最高殿堂,而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高居于这个殿堂之上的国王。作家琼·比斯丘皮克所著的《改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传》一书,为我们了解并理解这样一位女性大法官打开了一扇大门。我的学生方鹏和吕亚萍共同努力,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的这本传记译为中文出版,考虑到本书在美国本土以外国家出版这一事实,我建议在本书的书名中加上美国这一限定语。

奥康纳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位女性大法官,这位神奇的女性,对于学习法律的中国学生来说,应该是有吸引力的。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奥康纳女士对中国极为友好,在担任大法官期间曾来中国访问,在卸任大法官以后,2007年5月又来中国访问,并且在我任职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发表了演讲。这种情况使我们产生了对奥康纳的兴趣,而读完这本传记以后,我们心目中会树立起一个全新的女性大法官的形象。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奥康纳的成长过程,她是如何从一个法科学生成为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法官的。奥康纳毕业于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对于中国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对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当然并不陌生,但肯定不如对哈佛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那么熟悉。但从本书中,当我们获悉与奥康纳同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且是首席大法官的威廉·伦奎斯特是她的同班同学时,我们不禁要对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刮目相看了。

奥康纳走上法律之路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在大学本科期间,当时尚叫桑德拉

的奥康纳(奥康纳是夫姓),就已经表现出天生的语言才能,这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奥康纳在大学本科是学习经济学的,当时的经济学教授拉思本对奥康纳踏上法律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拉思本对法律持这样一种看法:“法律是对所有人都参与的游戏规则的表述——以便有组织的社会成员能够和谐相处。”可见,奥康纳在进入法学院之前,已经从其恩师拉思本教授那里受到了法律启蒙,使奥康纳认识到,能够通过从事法律职业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父母之所以同意奥康纳学习法律的动机则十分功利:父母由于极度不愿意律师来解决有关牧场生意上的问题,因为如果自己家中有人是律师的话会有大大的好处,所以他们愿意支付奥康纳上法学院的学费。父母也许当时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奥康纳后来会成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位女性大法官。

奥康纳虽然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但生活中却历经磨难。尤其是1988年被发现乳癌并动了手术,由此而感悟到生命之轻。本书第十章名为“感悟生命之轻”,我非常喜欢这个标题。但奥康纳并没有被病魔击倒,而是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本书虽然不是一部生活传记,但我们还是能看到奥康纳在生活中是如何面对各种困难并勇敢地战胜它们的,这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奥康纳一直工作到75岁,才从大法官的职位上退下来。从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奥康纳是如何对待法律的,而且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对待生活的,也许后者对于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更有教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尽管我在2001年5月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也到访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且旁听——其实是观摩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开庭。那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旁听,只是经过简单的安检,就进入大法庭,就像进入一个戏院,找个凳子坐下来就开始旁听了,不耐烦了可以随时退场。台上端坐着九位大法官,正在进行一场审判。现在想来在这九位大法官中,肯定应该有奥康纳。但当时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并不熟悉,又坐在后面,远远望去,根本分辨不清大法官的面容。因此,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台上坐着一位女性大法官。

本书通过奥康纳参与审判的一些重大案件,展示了她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见解。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对死刑、堕胎等一系列标志性问题的看法,把大法官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把一些大法官视为“自由主义者”,而把另外一些大法官视为“保守主义者”。但正如德沃金所说,这种区别的根据异常难以琢磨。奥康纳就是一位不能简单划入保守主义阵营或者自由主义阵营的大法官。例如在死刑问题

上,奥康纳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她甚至主张对精神障碍者,甚至年仅 16 岁的罪犯执行死刑。但在堕胎问题上,她却改变了对堕胎的立场,主张妇女具有堕胎权。提名奥康纳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前美国总统里根本人是坚定的反堕胎者,事后有人发出这样的哀叹:“罗纳德·里根本应挑选一名反对堕胎的亲生命派来担任首位女性大法官的,但他却没有这样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奥康纳成为关键的少数派,这也正是她能够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法官的原因。

阅读本书是需要一些知识背景的,例如对美国司法体制的了解、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运作程序的了解等等,甚至对美国法律也应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奥康纳从事的工作及其重要性。当然,阅读本书又何尝不是一个了解美国司法体制、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是了解美国法律的一个窗口呢?

在本书中,除了大量的司法案件以及审理过程的展开以外,作者还给我们提供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工作与生活中的细节,极为生动地刻画了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法官们,其实都是一些凡人。例如,在本书第十章作者描写了大法官们的赌注活动,对政治事件,甚至为一场暴风雪中下雪的确切深度一事进行投注……我们也许读过各种人物传记,政治家传记、文学家传记、企业家传记,在各种传记充斥书肆的当今,如果你能够读一读一位大法官的传记,而且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的传记,我相信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受本书译者方鹏、吕亚萍之邀,写下一些阅读本书的感受,作为本书中文译本的序。

陈兴良*

谨识于北京海淀锦秋知春寓所

2010 年 10 月 29 日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献给克莱(Clay)
和伊丽莎白(Elizabeth)

“你将铭记，奥康纳威胁要发起革命，
逼迫我采取行动……”

——1990年6月7日小威廉·J. 布伦南大法官

写给瑟谷德·马歇尔大法官的私人便条

序言

1981年3月26日,星期四,当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在凤凰城郊外庆祝她的51岁生日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和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在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部附近草木青葱、栅栏环绕的斯图尔特家的温室里推心置腹。^[1]

这次密谈是斯图尔特的老朋友、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治·H. W. 布什(George H. W. Bush)安排的。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斯图尔特大法官当时已年届66岁,他决定结束自己的大法官任期,在6月份退休。为了给里根总统一些时间挑选继任者,斯图尔特要马上知会史密斯。但是他希望将他的决定保密,到6月份再公布。

第二天,史密斯就让一名助手开始调查可能会被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不过史密斯没有跟他的助手提到自己和斯图尔特的谈话,只说办公室应当做好准备,到了夏天就可能会出现大法官职位空缺的情况。因为距离上次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已经有6年时间了,而且除了两位大法官以外,其他大法官的年龄都已经超过65岁,所以史密斯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非同寻常。在和白宫律师办公室的佛瑞德·菲爾丁(Fred Fielding)律师讨论之前,史密斯已经着手罗列可能被提名为大法官的、经过缩减的非正式候选人名单。史密斯在他办公室的一张粉红色的电话便笺上潦草地写下了他中意的候选人名单。

[1] William French Smith, "History of the Nomination of 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 January 7, 1985, Ronald Reagan Library; William French Smith, *Law and Justice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he Memoir of an Attorney General*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 62-69; author's interviews with Fred Fielding, Ken Starr, Edwin Meese.

“奥康纳是谁？”当史密斯把这张便笺递给他的助手肯·斯塔尔(Ken Starr)的时候，后者这样问道，“你只写了一个姓在这里。”

“她叫桑德拉·戴·奥康纳。”史密斯说，“她是亚利桑那州上诉法院的法官。”史密斯比他的助手知道得也就多那么一点点，桑德拉·戴·奥康纳对他来说也只不过是一个在圈内曾经提到过的名字而已。他列出的名单里还有好几位女士，另外还有几位男士，其中有罗伯特·博克的名字，这人是前任美国司法部长、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是政治保守派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史密斯计划在下一周一开始就知会里根总统，以便总统能够尽快对国家最高法院的这个职位做出任命。但在史密斯安排和总统进行秘密谈话之前，命运就介入了这次任命。1981年3月30日，星期一，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发表完演讲之后，在离开的路上被刺受伤。子弹划破总统左臂下方，堪堪躲过一条主动脉，卡在他的左肺上。特工将他火速送往医院，实施急救手术。^{〔2〕}

两周以后，里根就回到了白宫，但是直到4月21日，在司法部长史密斯和斯图尔特大法官谈话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司法部长才觉得总统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听取悬而未决的大法官职位空缺问题了。当里根多年的挚友、以一头银发和常年不褪的棕色皮肤而引人瞩目的史密斯和里根在白宫三楼的总统私人书房聊天的时候，后者向里根汇报了斯图尔特大法官要退休的消息。1980年当里根竞选总统时，他许诺要为这个国家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所以在当时，他告诉史密斯他将优先考虑提名一位女性。^{〔3〕}

史密斯说被提名人选已经确定，名单上也包括几位女性。

就资历来说，奥康纳并不是一位出挑的被提名人选。不同于以前的很多被提名人，她既不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也不是最大州法院的法官，她只是一名在州上诉法院审理刑事和民事上诉案件的法官。但是她以前做过州参议员，与共和党有着深厚和良好的政治关系。1971年秋天，她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推动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后者是她在斯坦福法学院的老同学。然后在1972年，她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亚利桑那州竞选总统连

〔2〕 David S. Broder, "Reagan Wounded by Assailant's Bullet; Prognosis is 'Excellent'; 3 Others Shot," *Washington Post*, March 31, 1981; Terence Hunt, "President Wounded in Assassination Attempt," *Associated Press*, March 30, 1981.

〔3〕 Smith, *Law and Justice*, p. 65.

任运动的竞选团副主席。她还是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议员的老朋友,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是保守主义的早期倡导者,自里根开始,保守主义已经影响至华盛顿。她与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一起度假并由此建立了联系,这也大大增强了她的实力。1979年,他们被双方共同的朋友邀请去犹他州风景如画的鲍威尔湖(Powell Lake)乘坐游艇。伯格任命奥康纳为司法委员会委员,给她提供了在国内和国际法律圈中露脸的机会。^{〔4〕}

奥康纳也是那个时代的凤毛麟角,那时候,女性,尤其是女性共和党人,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都是珍惜动物。当6月18日斯图尔特宣布退休的时候,新闻记者们立刻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为数不多的几位与共和党有联系的女性法官身上,比如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科妮莉亚·肯尼迪(Cornelia Kennedy)、洛杉矶最高法院法官琼·登普西·克莱因(Joan Dempsey Klein)。^{〔5〕}

史密斯的第一副手、当时35岁的斯塔尔,负责审查可能被任命的人的背景,他审查了奥康纳所做的法庭判决。斯塔尔的父亲是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政府官员,斯塔尔本人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一毕业就找到一个好工作,做了伯格首席大法官的法律助理,之后他受聘洛杉矶吉布森、邓恩和克拉彻(Gibson, Dunn and Crutcher)律师事务所,在史密斯手下谙熟了法律业务。之后他跟随史密斯就职于里根政府。

前往亚利桑那州对奥康纳进行调查的是司法部的另一名律师F.亨利·“汉克”·哈比希特(F. Henry “Hank” Habicht),此人28岁,在芝加哥郊区长大。他飞到凤凰城,查看了奥康纳发起的立法案,会见了奥康纳以前在亚利桑那州议会任职时的同僚。这位有着明显中西部特征的年轻人,在亚利桑那炎炎烈日的炙烤下,穿着外套打着领带,没有躲过本地的众多耳目,关于哈比希特前来调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奥康纳的耳朵里。^{〔6〕}

在白宫,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的主张势头强劲,尽管该任命谁还是未知数。“我认为你应当给最高法院任命一位女大法官,这势在必行,”里根的常年政治顾问、与保守派打交道的林恩·诺夫齐格(Lyn Nofziger)这样说,“这意味着你兑现了自己背负的承

〔4〕 Author's interview with John Driggs.

〔5〕 Steven R. Weisman, “Stewart Will Quit High Court July 3; Reasons Not Given,”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81; Kevin M. Costelloe, “A Judge Is a Judge Is a Judge, Says Stewart,” *Associated Press*, June 19, 1981.

〔6〕 Author's interview with E. Henry Habicht.

诺。这将在解决行政部门高级职位上缺少女性官员这个难题的进程中迈出一大步,也会消除你和你的高级官员留给民众的歧视女性的印象——尽管这是无稽之谈”。虽然政府机关里最杰出的女性官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享受内阁成员的待遇,但是里根内阁的正式成员中并没有女性。正如诺夫齐格和里根的另一位顾问之所见,大法官候选人的选择不仅关乎法律素养,而且同样关乎政治——对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而言,这并非新鲜事。〔7〕

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史密斯向里根简单汇报了排位靠前的几位候选人。总统属意奥康纳。她在Lazy B农场度过的童年引起了这位总统的兴趣,里根本人把加州看成自己的家乡,在他这样一个以骑马砍柴来锻炼身体的、非传统的政治家眼里,奥康纳这样一个从立法者转向司法者、相对缺乏司法经验的候选人,比传统的被提名者更具吸引力。〔8〕

她另一个主要的优点在于,她似乎对时下的政治陷阱——堕胎问题和平等权利修正案——都采取了回避态度。她为妇女争取权利,但是并没有走强硬路线,没有在妇女运动中发出更加坚定的声音。“今夜我穿着文胸,戴着婚戒,来到你们中间。”她一直这样告诉当地的听众。当她的女性同胞们开始改穿便服的时候,她一直坚持穿正装、戴珍珠项链。〔9〕

两天之后,6月25日,史密斯给奥康纳打了第一次电话。奥康纳早听说司法部在探听有关她的消息,所以这次电话也并非完全在她的意料之外。但是来电时间真是不凑巧:她刚刚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正处于恢复期。史密斯告诉她,他们正考虑选她去就任一个“联邦职位”。她知道史密斯在吉布森、邓恩和克拉彻律师事务所的背景,就马上开玩笑说:“肯定是去做秘书,是吧?”这句话影射了奥康纳从未忘记的一段往事:1952年,当她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史密斯所在的这家洛杉矶的律师事务所只愿意聘用她做秘书工作。但是在1981年的那一天,史密斯并没有听出奥康纳的玩笑的弦外之音,他告诉奥康纳,斯塔尔和他的另一个助手将会在两天之内飞过去会见

〔7〕 Nofziger to Reagan, June 22, 1981, Ronald Reagan Library.

〔8〕 Author's interviews with Ken Start and Edwin Meese.

〔9〕 “Candidates Hail Turnout of 200 at Camelback High,” *Arizona Republic*, September 30, 1970; “Variety of Styles,” *Arizona Republic*, November 8, 1977; Sarah Auffret, “Looking Good,” *Arizona Republic*, November 27, 1979.

她。他们希望能够在她家里而不是在公共场所跟她见面，以便这次选任过程能够保密。^{〔10〕}

相对籍籍无名的奥康纳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注，那时的斯塔尔对此很是吃惊。“她卷入这件事根本就太奇怪了。”他后来这样说，“奥康纳法官在亚利桑那州任职，所在的法院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法院，所在州也不是重要的州。我感到很疑惑。她在司法界只是个无名之辈。”但是当斯塔尔坐在奥康纳家白色土砖砌成的房子的起居室里的时候，他发现：“她无疑对我们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奥康纳对斯塔尔等人提出的关于宪法的问题，给予了详细的回答。在斯塔尔一行准备稍事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奥康纳用早就准备好的鲑鱼海绵冻招待了他们。^{〔11〕}

当斯塔尔离开了奥康纳家，准备向史密斯呈上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时，他对奥康纳最近刚经历了子宫切除手术的痛苦一无所知。当天晚上，史密斯在听完斯塔尔的汇报之后，给奥康纳打了电话。他问她能不能到华盛顿特区来，尽快跟他见一次面。由于手术的关系，她告诉史密斯，她首先必须得到医生的许可，才能做长途旅行。由于她得到了许可，6月29日，她在杰斐逊饭店见到了史密斯和他的太太简(Jean)。杰斐逊饭店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艺术饭店，坐落于史密斯夫妇居住的市区。

“简和我都认为，这位法官是一个非常智慧、正直，又相当有魅力的人。”史密斯后来这样写道，“或许这是人格魅力暗含的力量，或者是几十年来她在亚利桑那州的朋友巴里·戈德华特所树立的榜样的力量，但是，在我们看来，桑德拉·戴·奥康纳无论从外表，还是从人格来看，都与她所居住的广袤土地一样，有着同样直率的亲和力。”^{〔12〕}

第二天，6月30日的早上，史密斯安排奥康纳跟其他两人共进早餐，他们是副国务卿、里根的挚友威廉·P. 克拉克(William P. Clark，在里根担任加州州长时，他是里根任命的前任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司法部副部长爱德华·C. 施努尔茨(Edward C. Schmults)，他们的意见对于她的候选资格有着重大影响。然后到那天下午，史密斯将奥康纳介绍给白宫律师办公室的佛瑞德·菲尔丁律师，以及所谓的“三驾马车”——总统法律顾问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白宫幕僚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副

〔10〕 Jeffrey P. Haney, "O'Connor Enthralls Y. Crowd," *Deseret News*, September 27, 2002.

〔11〕 Author's interview with Ken Starr.

〔12〕 Smith, *Law and Justice*, p. 67.

幕僚长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13]

后来,其中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说,奥康纳的形象与每个人心目中想象的首位联邦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的形象非常契合。“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糟糕,”他说,“但是你不会想要一个看起来像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的人。她很迷人,很有魅力。”奥康纳了解问题的关键。“当我第一次竞选州议员时,”她后来回忆说,“为了当选,妇女必须表现得‘很女性化’,这完全是一种政治事实。人们都非常不情愿放弃自己的传统观念。”^[14]

及至7月1日,一切就绪,只等候选人面谒美国总统。奥康纳的名字仍是秘密,史密斯和菲尔丁也希望继续保持秘密状态。因为担心会引起爱窥探的记者的注意,他们两人都不想陪奥康纳走进白宫。所以,一听到传来消息说总统有时间会见奥康纳,史密斯就安排秘书迈拉·坦克斯利(Myra Tankersley)去接奥康纳过来。^[15]

1981年7月1日上午10点不到,奥康纳的电话响了。坦克斯利告诉她,她会在奥康纳下榻饭店附近的都彭环岛(Dupont Circle)的一家杂货店外等她,接她的是一部绿色雪佛兰。奥康纳身着一袭淡紫色套装,在华盛顿特区彼时那个多云的星期三的早晨,等待接她的那辆汽车。当她踏上那辆汽车的时候,她也踏入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舞台,并在这个舞台上留驻了近四分之一世纪。

[13] 同上。

[14] Author's interview with Reag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on background; Sandra Day O'Connor, *The Majesty of the Law: Reflections of a Supreme Court Justi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p. 198.

[15] Smith, *Law and Justice*, p. 68; author's interview with Fred Fielding.

目 录

序 言 / 1

第 1 章 先辈们的足迹 / 1

第 2 章 “游戏规则” / 17

第 3 章 联邦最高法院敞开大门 / 32

第 4 章 “从未融入男人圈” / 47

第 5 章 里根的选择 / 67

第 6 章 大理石筑就的宫殿 / 97

第 7 章 性别圈套 / 128

第 8 章 扶摇直上的席位 / 155

第 9 章 感悟“生命之轻” / 182

第 10 章 此身依然在庙堂 / 198

第 11 章 改变对堕胎的立场 / 215

第 12 章 布伦南时代的结束 / 233

第 13 章 观望新形势 / 247

第 14 章 堕胎权争论仍在继续 / 264

第 15 章 奥康纳对阵斯卡利亚 / 276

第 16 章 公开文档事件 / 297

第 17 章 举足轻重的法院介入 / 303

第 18 章 继续前进 / 325

作者题记和资料来源 / 334

部分参考书目 / 336

译者后记 / 341